[序]

「滴滴滴——滴滴滴——」

寂靜的夜裡，規律的電子聲劃過悶熱的空氣。

幾個學生先是不約而同地到抽了一口氣，然後目光同時聚焦在其中一位男孩的手腕——他所帶的電子錶正鏗而不捨地鳴叫著。

「十一點了。」帶著眼鏡的男孩按掉手錶的鬧鈴，推了下眼鏡，掃視了同伴一圈後宣布，「我們走吧。」

得到大家或是點頭或是輕聲回應的附議後，眼鏡男孩率先踏進校門，不時回頭望著身後的同伴，鏡片下的雙眼似乎正隱隱催促著他們趕快跟上。

短暫的猶豫後，綁著馬尾的女孩抓住齊肩短髮女孩的手，「我們快跟著。」她的身體抖了一下，語氣中流露出顯而易見的緊張。兩人連忙加快腳步，緊跟在眼鏡男孩身後。

兩束辮子垂在胸前的女孩與身為青梅竹馬的金髮男孩對看一眼，彼此很有默契地以不急不緩的腳步與最前頭的人保持著一定的近距離。

個子最矮的男孩瞄了一眼同樣落單的帽T男孩，一瞄，再瞄，使得對方頗為不耐地一把按住矮個子男孩的頭頂，順手揉了幾下，「趕快跟上。」他咧開嘴自信地笑了，「放心，我殿後。」

[之一]

踏入校門後，手拉著手的兩名女孩開始不斷竊竊私語，在辮子女孩安撫的眼神下金髮男孩一忍再忍，直到忍無可忍正想叫她們閉嘴時，眼鏡男孩開口了，「我們到了。」

他們甚至還沒進入校舍。

「『會走動的二宮像』，我們等會就可以親眼見證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了。」

學生們屏氣凝神地埋伏在離雕像有一段距離的樹叢後，四周異常安靜，只聽得見彼此刻意壓低的呼吸聲以及微弱得幾乎是銷聲匿跡的蟲鳴隱約溜進耳中。

「啪嚓！」

清脆的斷裂聲突然響起。

「沙沙，沙沙。」

然後是草地的摩擦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女孩們摀住嘴仍不禁發出恐懼的悲鳴，矮個子男孩顫抖著緊抓住帽T男孩的手腕，力道之重似乎要留下勒痕，金髮男孩彎腰撿起地上掉落的樹枝，嚴陣以待。

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近。膽子較小的幾人甚至閉起了眼。然後——

「是貓。」眼鏡男孩冷靜的嗓音響起。

眼前是一隻黑貓拖著斷裂的樹枝橫過草坪。眾人沒有多想，如釋重負。「這還只是比較不恐怖的人像勒，我看你們之後要怎麼辦。」帽T男孩輕鬆地拋出嘲笑，除了金髮男孩的瞪視外沒人理他，「呸。」

「我們去下一個吧。」眼鏡男孩像個稱職的導遊，打開手電筒，將大家帶往接下來的行程。

[之二]

「『生物教室』。」透過手電筒射出的光線，辮子女孩輕聲念出班牌上的字，而馬尾女孩搶著附和的語調有些虛張聲勢，「這裡是那個對吧？人體模型？」

「沒錯。」拿出借來的鑰匙，眼鏡男孩打開生物教室的門，眾人一擁而進集體望向門邊的櫃子上方——

沒有。

「怎麼可能，下課的時候明明是放在這裡！」短髮女孩呼吸急促，馬尾女孩緊抱著她的手臂不放。青梅竹馬再次對看，開始以手電筒巡視教室四周。

微弱月光照射下，昏暗的教室內散佈著大小不一的陰影，似乎正暗藏著什麼。緩慢移動著手電筒，逐一檢視黑影的同時，眾人的心臟也隨之一砰一跳。

沒有、沒有、沒有——

「咳。」

帽T男孩突然出了聲引起他人的注意，只見他站在後門的門邊，一把拉開櫃子的門，「是收在這裡，對吧？」

「你怎麼知道？」馬尾女孩搶先發出質疑，其他人也相繼投去疑惑的目光。「我有看到……生物老師走之前把模型收進去了。」矮個子男孩連忙站出來幫忙解釋，然後朝帽T男孩笑了下。對上對方的微笑，帽T男孩回以點頭，接著挑眉詢問大家，「就是這樣。所以這個結束了吧？」

被當面反駁的馬尾女孩臉色不太好，短髮女孩也有點沮喪。矮個子男孩打起了精神，但仍是緊貼著帽T男孩。眾人魚貫離開生物教室，前往就在不遠處的理化教室。

[之三]

依舊是眼鏡男孩開的門。一拉開門，「咿啊——咿啊——」的搖晃聲就這樣憑空響起。

「是是是那個嗎——被吊死在燈下的女學生！」正要踏進去的腳瞬間停住，甚至向後退縮的馬尾女孩緊張得有點結巴，一不小心撞上辮子女孩。「不要擋住門口！」金髮男孩不耐煩的將人向外一丟，率先進入教室，直直往聲音傳來的教室中心走去。除了馬尾女孩抓著短髮女孩縮在最後面以外，其他人跟著湊近金髮男孩身邊。

一步，一步，搖晃聲沒有停歇，一步，一步，手電筒光線直接向上一掃——

「切，連個人影也沒有。」帽T男孩語氣有些失望。眾人眼前的只是因窗子沒關好而吹進的風震動了的燈座。知道沒事後馬尾女孩也不願獨自落在最後，趕緊拉著短髮女孩回到同伴之中。沒察覺什麼異狀，眾人便又接連走出教室。

在辮子女孩身後，最先進去最後出來的金髮男孩看著視野中的同伴們，突然輕輕「嗯？」了一聲。唯一聽見的辮子女孩回過頭，投以詢問的眼神。金髮男孩搖搖頭，示意她繼續跟著走。

[之四]

帶隊的眼鏡男孩停在往上的樓梯前。

「為什麼要停在這裡？」馬尾女孩再次首先發出疑問。「我們明明是來調查學校的七大不可思議的，妳該不會根本就不了解吧？」金髮男孩嗤笑著，

「這裡是傳說中壞孩子不能上去的『十三級階梯』啊。」

「我只是不知道階梯的位置而已！」馬尾女孩漲紅了臉，接著不客氣的反諷，「所以你大概不能跟我們一起走上去吧？」看見金髮男孩瞬間黑掉的臉色，短髮女孩小心翼翼地拉住馬尾女孩的袖子，「好啦，別說了。」

帽T男孩無視於眼前發生的衝突，興致勃勃地向上踩了一階，「那我們趕快來數吧。」矮個子男孩緊緊跟在他身後，小聲地報數，「一。」

階梯的寬度並不能容納一行人併排站著，辮子女孩拉著金髮男孩的手落在後一階上。

「二、三、四……十、十一、十二——」

小個子男孩的語音落下，連同同階幾人的身影，像是被吸進樓梯上方的黑暗中一般再無傳來半點動靜。金髮男孩神色有些凝重，他彷彿聽見了那黑暗之中傳了來嘻笑聲。辮子女孩握住他的手掌，「走吧，我們一起數。」

「『十二。』」

僅僅一步卻讓人快要窒息般，金髮男孩喘了口氣。

走上三樓，兩人與其他同伴會合，而眾人之間瀰漫著的是異常的安靜。「等很久了嗎？」稍微感到異常，辮子女孩詢問著先上來的人。「對對，我們趕快去下一個吧。」帽T男孩用著催促的語氣，但這次臉上卻沒有半分不耐，倒像是在警戒著什麼。

[之五]

樓梯口出去左手邊便是音樂教室，沒幾步就到了。

眼鏡男孩正在開門。「裡面是不是會傳來……鋼琴的聲音？」短髮女孩緊張的透過窗戶向內望，試圖在漆黑中分辨出鋼琴所在的位置。「我聽到的版本好像是眼睛會動的貝多芬畫像？」辮子女孩則是望著更為上方的位置，「……難道不是眼睛會發亮嗎？」矮個子男孩顫抖著舉手發言。

「不管有什麼，進去看就知道啦！」在眼鏡男孩退開後，帽T男孩一伸手直接將門推開。

一片寂靜。

除了某些人鬆了一口氣的聲音。

「啊、你們看。」所有人回過頭，只見辮子女孩指向教室後方牆上掛著的畫像，同時貼心的提醒，「左邊數來第二張。」

「啊——」短髮女孩摀住嘴小聲驚呼，馬尾女孩死死抓著她的手臂。矮個子男孩則是不由自主靠到帽T男孩身旁，「……眼睛在動。」「我怎麼沒看見？」金髮男孩小聲嘟囔著，接著被辮子女孩雙手按住他的頭兩側，強制轉向正對準畫像的雙眼，讓他的身體震了一下。

那雙深邃無光的眼珠子正滴溜溜的轉動著。那是雙幽黑到極致的眼珠。

「是說……你們不覺得貝多芬的眼睛旁邊好像有鬚鬚嗎？」仔細觀察了一陣子，帽T男孩詢問其他人的意見，「那邊、靠近眉毛那邊，是不是有兩根——」

「啊！」這次響起的是馬尾女孩短促的尖叫聲。

「是蟲子！蟲子！你們看牠跑下來了！」馬尾女孩眼眶泛淚，身子盡力向後縮，似乎受到了進入校園以來最大程度的驚嚇，短髮女孩輕拍著她的背安慰她，「沒事的。」辮子女孩態度溫和地安撫，「既然看完了，我們還是先離開吧。」

帽T男孩不表意見地聳肩，等著其他同伴先行離開，然後帶上門，關起那一室黑暗。

[之六]

「接下來這部分還是交給妳們吧。」眼鏡男孩止住腳步，面向三位女孩。

「畢竟是女廁嘛……我可不想被當成變態。」帽T男孩雙手抱胸，鄭重申明。「我也是……」矮個子男孩微弱的附和。馬尾女孩有著難掩恐懼的不滿，但她也不能抗議什麼。金髮男孩對辮子女孩投以詢問的眼神，得到對方輕輕搖頭的回應，他也只能無所謂的撇過頭。

「我們走吧。」女孩們牽起彼此的手，呈現辮子女孩在右、馬尾女孩在中、短髮女孩在左邊的陣勢，並由辮子女孩帶領著踏進三樓的女廁。

「請問花子在嗎？」辮子女孩輕敲第一間廁所門，悄聲問道。

沒有任何反應。

「請問花子在嗎？」接著到了第二間廁所門。

依舊沒有反應。

「請問花子在嗎？」然後是第三間廁所門。辮子女孩的問句有著些微顫抖，馬尾女孩緊緊依偎在短髮女孩身邊，動也不敢動。

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三人放鬆下來，趕緊準備往外離開。這時，伴隨著輕笑聲，一道清脆的嗓音就這樣鑽進她們耳中——

「不在唷。」

「妳們也太慢了吧？」終於看到三名女孩出來，同樣是不耐煩，相較於帽T男孩，金髮男孩的情緒中多了一絲緊張。

「抱歉。為了保險起見，我們每間廁所都等了比較久。」辮子女孩態度鎮定的回應，短髮女孩臉上流露出歉意，馬尾女孩則是低著頭不發一語。

帽T男孩沒有特別在意，他打了個哈欠，「那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了吧？」眼鏡男孩點頭表示肯定，金髮男孩總算放下了心此時也只想著趕緊回家。只有矮個子男孩覺得有些不對勁，「那個……」他偷偷戳了下馬尾女孩的手臂，「妳身體不舒服嗎？」卻得到對方異常激動的「沒有啦！別來煩我。」矮個子男孩只好沮喪的溜回帽T男孩旁邊。

在或輕鬆或低落的情緒中，一行人啟程返回校門。

[之●]

不行……不能讓他們走出校門……再不阻止他們的話就會——

短髮女孩突然抓住了矮個子男孩的手臂，過於措手不及導致他重心不穩的晃了一下，沒跟上其他同伴準備踏出校門的腳步，「那個……妳找我有什麼事嗎？」矮個子男孩著急地看著走在前面的同伴，他們似乎完全沒有察覺到後方有人停下了。

「吶，我問你。」短髮女孩——不，此刻，就好像朦朧的煙霧散去般，女孩的身影逐漸淡化消散，最後重新化作了另一名全然不同的水手服少女，正笑吟吟向他問話，「你還記得這間學校流傳的七大不可思議是什麼嗎？」

視線仍盯著前頭的背影，男孩沒有多想，甚至沒有多看面前的人一眼，「當然！」無非就是他們剛剛經過的那六個……咦？

——七大不可思議，真的只有六個嗎？

「你只想得出六個，對吧？」少女像是讀懂了他內心的想法，得意地笑瞇了眼。

「因為——」腦袋一片空白。終於知道了怪異之處，以及眼前那突然變為陌生人的同伴，男孩只想著要大聲呼喚其他同伴趕快回來，卻才察覺到，校門口早就沒有其他人存在。

他們都走了？他們都沒發現有人沒跟上嗎？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都忘了我們的存在？

「因為——」欣賞夠了男孩茫然無措的模樣，少女這才慢悠悠地接話。

「你就是那第七個啊！」『校門口的虛假同伴』。當半夜有不知死活的學生溜進學校探險時，再跨過校門口的剎那，他們之中就會不知不覺混入一個陌生人喔。」少女伸出一根手指，直直指向男孩，「而要是他們沒能找出誰是虛假的同伴的話就會……」拖長了語調，少女刻意營造出詭譎的氣氛，「再也離不開學校了哦。」

「那不是真的！」男孩激動地否認。

「對，那不是真的。即使沒找出來也不會怎樣。」少女很乾脆地同意對方的說法，變相地駁回自己所說過的話，而她對此一點也不在意，「只不過當他們一走出校門，就會瞬間失去有關虛假同伴的記憶罷了。」

失去記憶……也就是……沒有人會記得我……

男孩的身形突然變的半透明，整個人，不，整隻鬼散發出強烈的憂鬱氣息，濃厚的彷彿可以看見黑色霧氣在他身邊環繞。

「我不知道妳是誰，不過妳還是趕快滾吧。」

身形徹底融於霧氣中的男孩，只留下宛如厲鬼般的話語。

唷，變得這麼兇呢。少女完全不受威脅的笑了起來。

[終]

薩法兒沒有對一隻長年下來已成為地縛靈的鬼進行開導的興趣，而她手上也沒有他的契約，代表她完全可以不用理會這隻中二的小鬼。

不過本來以為只是來撿一隻在來學校的路上意外死亡卻還堅持要來探險的靈魂，沒想到還見識到了這麼特別的校園怪談，薩法兒還是覺得挺開心的。